

三國志

二十五







三國志目錄下

晉平陽侯相陳

壽撰



吳書

卷第一

孫堅

孫策



卷第二

吳主孫權



卷第三

三嗣主

孫亮

孫休

孫皓

卷第四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燮弟壹

鞠

匡

卷第五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第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祖父真 真子現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宋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卷第六 宗室

孫靜 子瑜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卷第七

張昭 子承 休

顧雍 子邵 邵子譚

諸亮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卷第八

張紘 子玄 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徵崇

闕澤 唐固

薛綜 子翊 瑩

卷第九

周瑜

魯肅

呂蒙

卷第十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表

黃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卷第十一

朱治

朱然

呂範

朱桓

子據

子爽

卷第十二

虞翻

子紀

忠

陸績

子宏 叡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卷第十三

陸遜

子抗

卷第十四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卷第十五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卷第十六

潘濬

陸凱 弟胤

卷第十七

是儀

胡綜 徐詳

卷第十八

吳範

劉惔

趙達

卷第十九

諸葛恪

鬃胤

九十一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卷第二十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三國志目錄下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 國志四十六

○孫堅傳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吳書曰堅世仕

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

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

王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

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

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拍

麾若分部人兵以羅渡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

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

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

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

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

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

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

又徙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

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

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自稱黃天太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日俱發



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

公將軍寶弟梁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

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

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

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

吳書曰

堅乘勝

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卧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

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括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

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

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

上拜堅別部司馬

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

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

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

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

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

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

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

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

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

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

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

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

邊章韓遂作亂

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

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

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父乃詣溫溫責

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

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

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孫堅

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

不數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

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

周朝郭石亦帥徒

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

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

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荅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

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

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

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比至南陽衆數萬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

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表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

咨遂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

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

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

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

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

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

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以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

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

到魯陽與表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

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

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

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

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

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

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

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眾甚整不敢攻

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呂

布為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

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

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

甚疲旦夜至又無漸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輦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

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堅移屯梁東大為

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

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

堅從閒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閒燒柱

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

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

督華雄等是時或聞堅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

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

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

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

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躒

踏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催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

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維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

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懿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温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温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温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便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

吳志一

少

涼州或能定也温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温自以克在旦夕温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催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于騎步與虜合殆死二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父卓曰然但殺二表劉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維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邑堅乃前入至維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搃

江表傳曰孫堅

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 吳書曰堅入洛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恠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山陽公載記曰表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何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 虞喜

孫堅

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也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摠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曰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 訖引軍還任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

吳志一

二

為豫州刺史來龍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勳力乎言發涕下囑字仁明周昕之弟也 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囑囑即收合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九江太守昂為表術所攻 初平二年術使囑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

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現山為祖

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

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

死 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 兄

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列皇帝

吳錄曰尊堅朝曰始祖墓曰高陵 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 孫策傳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

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

都 魏書曰策當嗣

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

時為丹楊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表術

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

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雋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楊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荅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紘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荅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馮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為丹楊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乃召募策遂詣丹楊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

見術術以堅餘  
兵千餘入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  
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  
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  
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廡策指使  
人就斬之訖詎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  
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楊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  
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  
昔曾詎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  
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

吳志一

九

得康廬江具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  
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  
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  
阿時吳景尚在丹楊策從兄賁又為丹楊都尉  
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糜  
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術術自用故吏  
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  
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  
景等平定江東

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  
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

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  
術表策



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  
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眾五六千策母  
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  
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

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卽閣糧穀戰具長歲與  
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  
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  
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千糜等復合眾襲  
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  
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  
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於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  
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  
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  
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  
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策為人美姿顏好  
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

吳志一

十

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  
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

城郭奔走

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  
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

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  
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  
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策融等故鄉  
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  
者勿疆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  
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吳人嚴白虎

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  
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  
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  
聚眾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汝

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衆不其死也其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

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

吳景為丹楊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

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楊朱治為

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

謀主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諸許拜獻方物時表術僭號策

以書責而絕之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

吳志一

十一

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或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丞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息休北幽劉繇決力江許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藁已戰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起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

孫策

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與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弦捨而不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

吳志一

十二

名重然不如絃之文也此書必絃所作

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封為吳

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誦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

若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表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温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鳴梟之性遂其無道脩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效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侯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勳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誦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賊與丹楊宣城涇陵陽始安黠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入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表紹紹以為

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特邊陲陛下廣  
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各郡仰榮顧寵所不克堪  
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表術所呈表以臣  
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  
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  
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  
懦不武然恩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  
罪庶必獻捷以報所受 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  
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  
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  
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 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  
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  
侯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  
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  
策聞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  
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

輕軍晨夜龍裝拔廬江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數

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

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壻黃綺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  
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  
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借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  
素少穀遣吏將借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  
與借借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借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  
取之勳得借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  
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  
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  
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  
子上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  
得人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  
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  
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  
大破勳勳與借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  
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暭將  
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 吳錄載策表曰

孫策

臣計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  
並來趨臣臣以十一日平日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  
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漢  
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  
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  
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  
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  
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逃走獲其妻息男女  
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二萬餘口船  
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瓜  
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埽地無餘表孤特  
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是  
時表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方未能逞且欲  
撫之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劓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小  
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  
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表

吳志一

十四

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

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

餘姚策命出使會稽承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  
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  
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  
孫將軍為人惡勝己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昔辨  
義此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  
己乃囚之知友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  
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  
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  
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  
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  
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  
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  
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  
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  
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眠曰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  
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  
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  
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

孫策

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鐔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一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干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勿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若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曰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之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 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干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干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表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表紹破後也書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辭言津之死意矣 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

吳志一

十五

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早所在瀟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干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能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間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 案江表傳搜神記干吉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事不同未詳孰是

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江表

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

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侯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頗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眾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或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彊宗未盡歸復曹表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穎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表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詠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垂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傳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踈哉然孫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井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

吳志一

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彊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未死之前久與表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創其甚請張昭等謂

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

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

曰面如此當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其夜卒○搜神記曰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

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權

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

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

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

杜塞有忠壯之列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

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墮身致敗且割

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

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

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

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  
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  
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  
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從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  
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  
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  
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  
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  
賤殊貌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  
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  
求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  
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

國志四十六



吳主傳第二

吳書

國志四十七

孫權傳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

陽羨長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

隨從性度弘助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

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

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

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

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怕有大貴之表年

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

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

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

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曰子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

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

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

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

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

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

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承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二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

吳志二

二

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土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 九年權弟丹楊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

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僚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翊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王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公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衛命將以禪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斬心曰自桓靈

孫權

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汪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荆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己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

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

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

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黔歙黔音伊歙音攝分歙為

始新新定吳錄曰晉改休陽為海寧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

吳志二

三

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

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眾以降劉備欲

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任

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曹

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

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

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君臣莫不嚮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

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

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

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

孫權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其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

卷之二十一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

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

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

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

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

賊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

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為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

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  
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  
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  
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  
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  
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  
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  
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巴陵以禦關羽權任陸  
口爲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

吳志二

五

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二萬兵至益陽  
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  
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  
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  
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荆  
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  
西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  
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  
等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籠統等以死扞權權  
乘駿馬越津橋得去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

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文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列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麋亭

麋音摠陵反

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

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

吳志二

九

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道走兵皆解散尚十餘

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荆州是歲大疫盡除荆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惲市馬又遣朱光等歸

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還南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不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鄧筑陽筑音逐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

吳志二

七

劉備稱帝於蜀

魏略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

有替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眾眾怒然後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

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而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

君親孰與危辱宜深整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  
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  
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  
勲太公有鷹馬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  
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  
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  
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  
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  
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

禹貢曰  
施潛既

吳六十一

八

道注曰水自江  
出為施漢為潛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絳南

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  
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  
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  
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  
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  
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  
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  
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

孫權



倉庫盈積是用錫君充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  
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  
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  
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  
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  
萬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  
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于外是用錫君彤弓  
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忠肅為其基恭勤  
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  
訓典以服朕命以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吳志二

九

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况列國之君參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不乎余觀吳蜀成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祚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議終身稱是歲劉備師軍來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

是歲劉備師軍來  
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道武陵蠻夷假與印傳  
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  
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  
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  
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  
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

孫權

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其略也**

吳書曰次口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擢至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朝咨曰吳

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擷

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地何難之有

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持遠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

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帝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

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

吳書曰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綜經藝尤善春秋內外

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持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

吳志二

十

魏倫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

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慈臣聞兵家舊論不持敵之不

我犯持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脩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益撫養兵民使各

得其所擊延英俊獎厲將士則天下可圖

立矣且為王太子

子

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

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

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持主為命

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

孫權

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遂隨輕重以兵應拒自  
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  
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

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勳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臆子裘明光鎧駢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  
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剄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歎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初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  
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  
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

四九十一  
吳志二七  
十一

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  
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  
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內  
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  
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  
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  
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  
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  
國語曰狸埋之狸掘之是以無成功  
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  
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

孫權

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  
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

尚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  
使進議者恠之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

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  
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戰  
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

之緒少蒙翼卯煦伏之恩長含鳩梟反逆之功背棄天施罪惡  
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向逐利見便挾為卑辭先帝知權姦以  
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  
帝權不盡心誠在側但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

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  
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躡顧望之姦外欲  
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  
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

吳志二已 十一

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  
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  
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言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徂伏  
累世詐為成功上有尉他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疆之辭終  
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罪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  
衡禍久而大崩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  
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  
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  
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  
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  
其十五條 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  
文多不載

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躡遣子不終內  
喻實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

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  
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

孫權

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

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

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龍襄并得周其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戡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淒淒未果史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愍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哀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綏撫東土而中開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阼威仁流邁私懼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

吳志二

十三

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悽悽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遠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勅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哀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哀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吝脩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閣分信不昭中間

孫權

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  
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  
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  
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  
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  
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  
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戰在心  
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  
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  
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  
豈有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令  
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以於  
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  
後辭言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  
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  
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  
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權  
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踈遠終身不用權

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

吳志二

十四

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  
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十人將  
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  
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  
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  
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  
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  
以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  
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  
龍鱗後侍譙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臨出屢顧權  
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  
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推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  
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  
陵轍漢室終奪其位殿下託為宗室有維城之貴不荷戈執

孫權

及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其慙而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草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

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

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江表傳曰權惟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

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戌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祀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

豈應運乎 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

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

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

軍皆退夏四月權君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

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

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比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

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 劉備薨于白

帝吳書曰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弔備喪也熙字子柔

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脩宿好宜當厲兵江

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脩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

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

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

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

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

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疆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唱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支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衛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

何異竟死於魏 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

孫權

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劉邵等襲斬春邵等生虜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將

鄧芝來聘

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

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

未可圖也乃還

于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

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筭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 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撤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

吳志三

十一

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覺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

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

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廊

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 志林曰吳之割基邵為首相史無其傳竊常性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

怒之黨故不見書

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

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

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眾善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朝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以化命光國拜健為太

孫權



守置官屬項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勅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為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筭衛

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緝自稱將軍攻沒諸縣

眾數萬人是歲地連震

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

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

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

卷之六十二

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自受田

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

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

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

置東安郡

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

十月陸遜陳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

云忠謹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

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

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為先今後誅不

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

孫

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謹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眾濟若徒守江東脩崇實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

卷之二十一

十八

眾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鈞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拖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技刀向拖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拖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避逆巔危柰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公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緝閏月韓當子琮以其眾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

孫權

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  
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

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程舟

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云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

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

位

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尊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

祿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不遂奪神器不子嗣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麻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

吳志二

十九

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

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進爵

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闥

昌門出天子

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

五月使校尉張剛管駕

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

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充異并涼屬蜀其司州

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

失叙逆臣承豐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

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統

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

孫權

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之麻彘不凶蹟阻兵盜土  
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  
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  
復誰在夫討惡前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  
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  
衛先分其田以卑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  
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  
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  
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  
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

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畝加書副  
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斐譔司慎司盟羣臣羣  
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勦力一心  
同討魏賊救危卹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  
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  
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  
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  
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悒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  
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

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盧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

校尉宿舒閔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

大悅加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

前後備集宜脩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豐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昨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豐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豐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郃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搃撲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豐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黷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

吳志二

廿二

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雁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之云雁音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競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荅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勦力共定海內苟在用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父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

孫權

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  
北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  
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  
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  
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  
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勳作  
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埋滅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  
日亂有其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  
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  
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  
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  
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  
人雖昔寶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  
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

吳志二

廿三

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挾輔之勞  
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  
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  
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今以幽  
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  
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  
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  
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收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  
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綬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  
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  
在勸農畝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充冕之服  
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勗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  
錫君軒縣之樂君宣道守休風懷保邊遠人迴面莫不影附  
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  
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度  
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缺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  
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  
千君忠勤有效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拒  
鬯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  
舉朝大臣自丞相雍  
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

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之以為權復諫

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遠衆信淵意了非有

受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塞其為無道淵果斬

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表

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

却令人氣踴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

就不令顛沛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

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

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

人眾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

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

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

十許日旦與疆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二何

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

國報取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疆

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

部中張松所告督便會士眾閉城門旦羣德疆等皆踰城得

走時羣病疽割著膝不及輦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

六七百里割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

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

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

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句

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

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其年宮遣阜

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鷄雞皮十具

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問一年遣使者

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物珍寶恂等到安平口

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言令以吳使

自效奉聞之倒還宮遣王簿笮咨帶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

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

咨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是

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四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

孫權

吳志二

北四



登其寬諸浦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璫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卑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

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

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

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六月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騏驎見有司奏言騏驎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

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曰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

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己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

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

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駭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且布

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

不逮

二年春

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入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

不得以虛辭相飾

三月遣使者羊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

東擊魏守將張持高盧等虜得男女

文士傳曰胄字敬先沛國

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胄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守口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諧胄權大怒乃口胄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 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

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

五十六

廿九

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或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樵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振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

孫權

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汝芍陂燒安城  
邱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  
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千餘人戰  
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柎中

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  
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  
揚之地舉疆羸之數使疆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  
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拍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  
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  
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角互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  
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  
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  
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  
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

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

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  
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  
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未恤猥割  
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  
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  
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  
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  
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

孫權

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

皇志二已

廿一

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

所籌

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

吳歷曰茂本淮

南鍾離長而為王陵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都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

孫權

符節今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中  
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  
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

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  
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祖中斬獲千  
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

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  
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

葛恪為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  
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  
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  
家有者勅以輸藏計卑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  
諸葛壹偽叛以誘諸

葛誕誕以步騎二萬迎壹於高山權出諸葛壹偽叛以誘諸  
徐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二月權適南宮

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  
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  
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  
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  
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  
徙武昌材瓦  
自可用也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  
載權詔

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蒞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祗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月  
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

白虎仁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  
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詔曰古者聖王積

孫權



行累善脩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脩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

銜鵲隋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

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

第二星而東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

崩鴻水溢詔原逋責負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

鄣魯王霸朝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

廿六

廿二

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

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

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

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列陸凱往拒之皆

引還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

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二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

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

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

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

孫權

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齊輔國將軍羅陽王  
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  
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  
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  
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讓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為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 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

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  
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  
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

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  
奮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  
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  
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曰

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

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鬪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承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  
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性多嫌

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  
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  
以宴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  
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非亂然國  
之傾覆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  
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  
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八十一

吳主傳第二

國志四十七





